

彭  
刚 著

# 精神、自由与历史

—— 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



# 精神、自由与历史

——克罗齐历史哲学研究

彭 刚 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 (京)新登字 158 号

### 内 容 简 介

克罗齐是 20 世纪上半叶意大利著名的哲学家。他的精神哲学把全部实在都归结为历史,从而在新黑格尔学派中独树一帜,对当代西方历史哲学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本书在展现克罗齐的思想渊源和他的精神哲学概貌的基础上,着重阐释和评价了他的“历史与哲学同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和“历史是自由的故事”等命题,并考察了克罗齐与德国历史主义传统的异同。本书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研究克罗齐历史哲学的专著。

本书适用于从事哲学、历史学研究和学习的科研人员、社会科学工作者及大专院校的师生等。

###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书 名: 精神、自由与历史

作 者: 彭 刚

出版者: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校内, 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文学印刷厂

发行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4.25 字数: 109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302-03569-5/B·19

印 数: 0001~2000

定 价: 8.80 元

# 序

## 需要重新研究克罗齐

叶秀山

我们对克罗齐并不陌生，早年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里介绍过他的美学思想。由于朱先生文思清晰，语言生动，他阐述的三家美学（克罗齐之直觉说，立普斯之移情说，布洛之距离说），深入浅出，留心美学的几乎无人不晓。

或许正因为朱先生著作的影响太大，在那“批判一切”、“打倒一切”的时代，就很容易成了批判的目标；不过，在三家的学说中，被批得最厉害的是克罗齐，这就和克罗齐本人的学术特点有关了。

克罗齐是直觉主义者，而“直觉”与“理性”是对立的，于是“直觉主义”自然就是“反理性主义”；自从卢卡奇把无产阶级哲学和资产阶级哲学之分歧定为“理性”与“反理性”之争后，“反理性主义”也就成了一顶政治帽子，尽管这个界定和卢卡奇本人一起也被批判为“修正主义”的，但“直觉主义”、“反理性主义”始终不是个好东西，这已是铁案如山了。更有甚者，克罗齐还公然直接攻击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他成为众矢之的，自是咎由自取。

我们研究现代哲学的人，对克罗齐的学术理应加以审视、批评，这是做学问的基本态度，过去那种“一棍子打死”、乱扣帽子的办法，是要不得的。在那种气氛下，人们描绘的克罗齐有很大的片

面性。因为这种极端性和片面性，实际上也为以后的“翻案文章”留下了很大的余地。你光说他“坏的”一面，我就光说他“好的”一面。譬如我们现在可以强调，克罗齐在政治上反对法西斯主义是很坚定的，正是因为他崇高的学术威望，墨索里尼才奈何不得他。在做学问上，他和许多大学问家一样，有一种“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并不死守他已有的体系，而身体力行地不断精进，等等。这的确是克罗齐的“另一面”，在过去的“批判”中常被忽略掉了。

然而学术的工作并不止于做“翻案文章”。譬如现在我们不能光指出“直觉”也是很重要的，或者“非（反）理性主义”也有一定的激励作用等。“翻案文章”对于“纠偏”是有作用的，一定时候也要做，但光做这个工作，对于学术来说，是很不够的。

所以，当彭刚提出要以克罗齐的历史哲学研究作为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我马上就同意了；尽管我对克罗齐哲学的知识还停留在过去批判的水平，给不出多少“指导”，但正可以一起研究探讨，使自己对这个题目不仅仅限于“翻案”的态度转变上。

彭刚在清华思想文化研究所跟何兆武老师做历史哲学和思想史的研究，何老师委托我从哲学上替他进一步帮助彭刚。我首先请彭刚读德国古典哲学的书，这一方面是直接 with 克罗齐哲学有关，同时也是我们做哲学的一项基本功。

我们知道，克罗齐哲学是从黑格尔哲学那里“批判”——康德意义上的“批判”，不是我们过去的“（大）批判”——出来的，他有一个“精神”哲学的大体系，这个框架仍是黑格尔的。在克罗齐那里，“精神”也是“活力”、“生命”、“自由”、“创造”的意思。但在“精神”的历程中，克罗齐特别强调“直觉”的作用。“直觉”作为“精神”历程的第一个基础阶段，它不同于“知觉”。“知觉”（perception）是被动的，而“直觉”（intuition）是“主动”的，所以他才说，“直觉”就是“表现”（expression）。

我们看到，被动的“知觉”，比较好理解，它属于“感觉”的范畴，

而主动的“直觉”，属于“精神”范畴，就不大好懂了，因此常引起质疑、批评。

然而，“直觉”作为哲学范畴，自从 19 世纪以来一直受到西方哲学家的重视，当然不完全是阶级偏见所致。

我们知道，差不多和克罗齐同时的法国柏格森，提出了一个更为彻底的“直觉主义”哲学，他把“直觉性”与“机械性”对立起来，认为前者是活泼泼的、有生命力的，后者则是死板的、机械的。引申来说，“直觉”是“自由”的、“精神”的，而“机械（器）”则是“必然”的、“物质”的。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当然也狠狠地受到了我们的批判，但我们可以看出，强调“直觉”的确是当时西方哲学的一股潮流，自有其思想根源，需要仔细研究，而不能以“资产阶级思想之没落”一句话就可以批倒的。

“直觉”的提出，也是针对黑格尔的——黑格尔是当时的“众矢之的”。我们知道，“精神”的活泼泼的生命力，原是黑格尔将浪漫派思想引入哲学的积极成果；但他在改造康德哲学的同时，仍坚持哲学的范畴性、概念性，从“精神”的历史过程（《精神现象学》）回归到“精神”的“逻辑体系”（《逻辑学》）。他认为，这才是“精神”回归到“自身”。尽管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并不是封闭的，他的“概念”也不是机械的“知性概念”，但“逻辑之必然性”仍然使“精神”在一个“预定”的“轨道”上运行。这对“精神”无疑也是一种“限制”，而“精神”原本是“无限”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固可以化解在此体系内之矛盾，但不能平息人们怀疑他是否真正理解了“精神”之特质。柏格森将“直觉”与“概念”绝对地对立起来，具有明快、犀利的优点，颇能深入人心。

克罗齐不像柏格森那样绝对，他仿照黑格尔的办法，使“精神”作为一个“体系”，在这个“体系”中，他既以“直觉”为基础，又接纳了“概念”作为“精神”体系的一个环节；但克罗齐这个“精神体系”没有“感觉（官）”世界的地位，他的“直觉”不是“感觉”。这样，“精

神”在克罗齐哲学体系里就永远保持着主动性、创造性，保持着自由，而不像黑格尔那样，“精神”要先受感觉世界的“制约”，经过艰苦奋斗，然后才回到“自身”——这就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在克罗齐看来，“精神”从“直接（直觉）”的阶段就是自由的、创造的、表现的，而不夹杂任何的被动性。

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克罗齐的做法，他的观点却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相当看重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之所以不同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正在于胡塞尔将一切感觉经验的东西统统“括”了起来，将一切“死”东西“括”出去，“剩下”的就是那“活”泼泼的“纯精神(pure psyche)”，所以胡塞尔将黑格尔那个“精神的历程”也“括”了出去，强调的是一种“直接性”——一种不借助任何外在手段，不借助任何“死”东西的“直觉(直观)”。胡塞尔的现象学是“活”东西的直接“显现”。我们知道，黑格尔哲学中的“活”东西和“死”东西，也是克罗齐要加以划分的。

那么，既然“精神”是“直接”的、“直觉”的，又何来“历史”、“时间”、“历程”？

我们看到，“时间”、“历史”的问题，是西方哲学中越来越尖锐的一个难题。黑格尔、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都有自己的解决办法，以研究历史问题和艺术问题为重心的克罗齐，更有自己的影响深远的学说理论。彭刚这本书的重点也在于阐述克罗齐的历史哲学，在这方面，他的工作做得很好。

应该说，无论黑格尔，或是柏格森等，都是认为感觉世界是机械的、死的，而只有“精神”世界才是活泼的，才有真正的“历史”。“历史”是“人(精神)”“创造”的。然而，黑格尔既然把“精神”回归于“概念”体系，那么“历史”就是“逻辑概念”的“历史”，这样，历史的“演化”就是逻辑的“推演”。于是，在黑格尔那里，“历史”和“逻辑”是“同一”的。黑格尔的思想自有其深刻之处，这是我们常常很有理由地加以肯定的。

在解决“精神”与“时间”的关系上，柏格森同样具有他一贯的明快性。在柏格森的哲学中，“精神”是与“感觉”（物质）相对立的领域，但它却不是“超时间”的“永恒”。柏格森将“时间”和“空间”也对应起来，“时间”是“精神”的事，而“空间”则是“物质”的事。柏格森这种将“时间”与“精神”联系而与“空间”分隔开来考虑的做法是具有突破传统的意味的。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史上，“时间”和“空间”都同是“感觉经验”（物质）的方式。古代希腊芝诺的悖论，大家记忆犹新。亚里士多德对这个悖论的反驳，是经验式的，犬儒学派对它的反驳，也是经验的，最终只能从大桶中出来走几步，以实际的经验实在来“证明”运动、时间的真实性。

这种思路，到了康德，有了一个飞越。康德说，“时空”是“感性”的“先天形式”。“时空”虽然还是与“感性”相关，但已不是一般的存在方式，而是“感性”之所以成为“感性”的“先天条件”。既然是“条件”，而且还是“先天”的，当然不能在“感性”之中，于是，“时空”有一种“超越性”。这就是后来海德格尔很重视康德关于“时间（空间）”的学说的原因。

“时间”不在“感觉”之中，在哪里？柏格森说，在“精神”中，在“精神”意义下的“直觉”中。在柏格森看来，“空间”是可以分隔的，但“时间”和“生命”一样，是不可分隔的“流”，是“绵延”（duree）。

我们看到，克罗齐的历史哲学建立在他的“精神哲学”的大体系之上，其基本的观念也是强调“历史”、“时间”为一个绵延不断的“流（程）”。

在这个前提下，克罗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一切历史都是当代（contemporary）史。”

最近一个时期来，克罗齐这句话受到很多人的青睐。到底应如何理解这句话，彭刚的书里有专门的研究，我认为他阐述得很好。这里我要说的只是：我们不能简单地照字面来讲，似乎克罗齐认为所谓“历史”只是一些写历史书的人按他本人所处时代的观点对过



去时代的一种理解,实际都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这样的理解,固然说到了“古为今用”的一个方面,也是很有意义的一种解释,但就克罗齐本人的意思说,恐怕没有抓住要紧的地方。

包括克罗齐在内的这些哲学家,既然把“时间”、“历史”像“生命”一样看作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绵延”,则整个“历史”和“时间”的发展,的确也就像“一条”“长河”。“生命”中的“昨天”、“今天”、“明天”,是“同一”个“生命”,处在“同一”个“时代”;“今人”和“古人”的关系,就其生命、精神的大绵延来说,也处于“同一”个“时代”,这里的“当代(contemporary)”本就是“同(con-)”“代(时,temporary)”的意思。这有点像我们宋代邵雍所说的:“夫古今者,在天地之间,犹旦暮也。”这样,克罗齐这句话就不仅仅是“古为今用”这样实际的意思所能概括全了的。

“一切历史都是当(同)代史。”这句话有一种超越的形而上的意义在内,它是出自于“精神”、“生命”的“创造性”和“自身一贯性”(绵延性),我们把这句话和基督教思想家奥古斯丁所说的,在上帝的眼里,人间的“过去”和“未来”,都是“现在”这句话加以对照,就可以看到,基督教的“上帝”也有一种“超越”的眼光;不过他老人家是“神”,不是“人”,所以处于与“时间”相对立的“永恒”之位,而人的“精神”,人的“生命”,不是“永恒”的,只是“时间”中的一个“绵延”、“延续”,是一种“持续性”,这也是“精神”-“人”这个“万物之灵”接近“神”的地方。“神”有“神”的“超越性”,“人”有“人”的“超越性”,其“超越”也不失其“大同”。

柏格森在打通“时间”与“自由”上花了很大的工夫,“时间”进入“形而上”的层面,就不再从经验的“计时”方面来考虑,“时间”失去其机械性,成为活泼泼的东西。所以,克罗齐强调“历史”乃是“自由”的“历史”,不是“事件(事实)”的机械的关系,“历史”是“艺术”,是“精神”不断“创造”的关系,是“自由”的关系。对于“自由”的重视,使克罗齐将“历史”置于“哲学”的层次,正如彭刚所阐述的,“哲

学”在克罗齐那里与“历史”“同一”，所以他管他的“历史主义”叫做“绝对的历史主义”，因为“精神”乃是“自由”，乃是“绝对”。这当然也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

“历史”、“时间”进入哲学，引起哲学思想方式的变革，这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而在这个问题上，克罗齐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改造，也是我们应该重视的课题；他的哲学体系虽然仍在“精神哲学”的范围内，与从胡塞尔到海德格尔的现象学-存在论相比，显得有点“传统”，但他强调“精神”，强调“自由”，则不仅当时作为对法西斯斗争的理论根据有相当的意义，就是作为哲学理论本身来看，至今仍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而从这种研究中，看出克罗齐（以及柏格森）和海德格尔同为强调“时间”、“历史”，但在哲学的旨趣方面所具有的不同。这又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彭刚这本书写得很用功，所用材料力求准确，并都经过认真分析思考，他的书能有机会出版，必将有助于对克罗齐哲学的全面的了解，从而做出进一步的研究。我趁这本书出版的时候，谈一点自己的看法，求正于读者。

1998年12月28日于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 目 录



|                     |       |
|---------------------|-------|
| 序 .....             | 叶秀山   |
| 第一章 引 论 .....       | (1)   |
| 第二章 历史与哲学的同一 .....  | (16)  |
| 第三章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 | (32)  |
| 第四章 因果、目的与历史 .....  | (54)  |
| 第五章 自由与历史 .....     | (68)  |
| 第六章 历史主义问题 .....    | (85)  |
| 第七章 评论与思考 .....     | (108) |
| 主要参考书目 .....        | (120) |
| 后记 .....            | (123) |

# 第一章 引 论

## (一)

本内德托·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年2月25日出生在意大利中部佩卡索罗里(Pecasseroli)地方的一个名门望族。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度过的。克罗齐的父亲是一个勤勉而富有的资产者,母亲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的妇女,酷爱阅读,醉心于文学艺术。克罗齐曾回忆说,他在母亲的熏陶下,自幼勤奋好学,“表现出重视和酷爱历史、文学的倾向”<sup>①</sup>。

克罗齐虽然是在教会学校受到的严格教育,但还在少年时代,他的宗教信仰就发生了动摇,直到晚年,他的思想中的宗教倾向才又重新抬头。中学时期的克罗齐已经在当时的意大利文坛崭露头角,在报刊上发表了多篇文学评论。1883年6月,不幸降临到了他那原本美满安宁的家庭生活。当他与家人一起在风景区疗养度假时,突发的地震夺去了他的父母和姐姐的生命,克罗齐本人也因困在瓦砾堆中十几小时才获救,而导致腿部伤残。这一不幸的事件在他毕生的精神生活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此后克罗齐和弟弟移居到罗马的叔父家中,在罗马度过了他一生中最为灰暗和痛苦的时期。他虽然进入罗马大学学习,却丝毫不关心上课和考试,而是依着自己的志趣在图书馆中博览群书。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后来成为了著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拉布里奥拉(Antonio Labriola, 1843—

---

<sup>①</sup> 田时纲:《克罗齐》,载侯鸿勋、姚介厚编:《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下册,7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

1904),并通过拉布里奥拉的介绍而钻研了赫尔巴特(J. F. Herbart, 1776—1841)的伦理学。1886年克罗齐回到那不勒斯,殷实的家产使得他能够选择自己所希望的独立而从容的学术生涯。那不勒斯的山水草木、每一条街道、每一幢房屋都让他感到亲切,几年中他一直沉浸于对那不勒斯历史的研究。青年克罗齐很快成了著名的研究那不勒斯地方史的权威学者。当时的意大利盛行着实证主义思潮,历史学领域也浸淫其中。克罗齐对于实证主义极为反感,同时他又谋划着写作一本意大利的精神史,这使得他觉得很有必要对历史和历史学进行一番哲学思考。他研读了维柯(G. B. Vico, 1668—1744)的《新科学》和狄尔泰(W. Dilthey, 1833—1911)等人的著作,于1893年完成的《普遍艺术概念之下的历史》一文,标志着他哲学生涯的开端,显示了他的历史哲学的最初立场。

拉布里奥拉在克罗齐离开罗马后,仍然影响着克罗齐的思想发展。通过他的介绍,克罗齐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中,一度沉迷于马克思主义,还曾经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他很快放弃了马克思主义。1900年他以《历史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题出版了他研究和批判马克思主义的文集。克罗齐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还直接影响了索列尔(Georges Sorel, 1847—1922)和伯恩斯坦(E. Bernstein)。

1896年克罗齐结识了当时还是比萨师范学院学生的金蒂利(G. Gentile, 1875—1944)。比之偏爱文学艺术和历史的克罗齐而言,金蒂利的志趣则是纯粹的哲学。他们都对实证主义极其反感,互为同调。1902年两人合作创办了《批评》(La critica)杂志,克罗齐主编该杂志长达40年之久,对20世纪上半叶意大利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金蒂利的影响下,克罗齐更加注重哲学研究。对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和批评,使得他深化和明确了自己的思想。少年时期的克罗齐曾经试图通过他的一个叔父,意大利著名的

黑格尔派哲学家斯帕芬达(Bertrando Spaventa, 1817—1883)的演讲和著作来了解黑格尔,但是他看到的是一个晦涩难懂、令人生厌的黑格尔,可是在经由马克思之后再来看黑格尔,克罗齐的思想受到了决定性的影响。《黑格尔哲学中活的和死的》(1907年)一书总结了他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吸收和改造的基本立场。20世纪的头十年是克罗齐哲学体系建立和形成的关键时期,1902年他出版了《作为表现科学和一般语言学的美学》<sup>①</sup>,1908和1909年他又分别完成了《作为纯概念科学的逻辑学》和《实践哲学——经济学与伦理学》,基本上建立了他的精神哲学体系,1915年他又以德文出版了作为这一体系的总结的《历史学的理论与历史》<sup>②</sup>,这四部著作构成了克罗齐精神哲学的主要支柱。

与此同时,克罗齐也致力于介绍欧洲其他各国的思潮,以使意大利文化摆脱褊狭闭塞的状态。他翻译出版了黑格尔的《哲学全书》,从事了多方面的文化活动。他的哲学在意大利以至整个欧洲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克罗齐与金蒂利的关系却开始破裂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两人之间的哲学立场出现了分歧:金蒂利认为克罗齐对于精神活动多样性的肯定是经验主义的残余,克罗齐的唯心主义立场不够彻底,仍然没有完全摆脱二元论的桎梏;克罗齐则认为金蒂利那种抹煞差别的统一并不真实,精神活动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当前的思想活动(即哲学)。更主要的原因则是两人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尖锐的对立。1910年克罗齐当选为参议员,并于1920—1921年出任吉奥里蒂内阁的教育部长。1922年10月墨

---

① 构成克罗齐精神哲学体系的几部著作均由理论与历史两部分构成。朱光潜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从英文转译了《美学》的理论部分,题名为《美学原理》,后与克罗齐另一部美学著作《美学纲要》的中译本一起收入《美学原理 美学纲要》(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一书。

② 该书最早于1915年在德国图宾根由Molr出版社出版,此后意大利文本和D. Ainslie的英译本均将书名改为《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中文本即由此英译本转译而来。

索里尼上台，法西斯主义攫取了意大利的国家政权，金蒂利出任教育部长。在最初两三年间，克罗齐对于法西斯还抱有幻想，希望意大利能因此摆脱政治上软弱涣散的状态，重新焕发生机。但是他的自由主义立场与法西斯主义根本是格格不入的。1925年墨索里尼实行恐怖政策，金蒂利公然发表了《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克罗齐针锋相对地起草了《反法西斯知识分子宣言》，征集了数百名著名知识分子的签名后公开发表。此后他终身坚持着反法西斯的立场，始终留在意大利，成为法西斯统治时期意大利自由主义的代言人和精神领袖。在这期间，他以自由主义的立场写出了他影响最大的几部史学著作：《那不勒斯王国史》（1925年）、《1871—1915年意大利史》（1928年）以及《19世纪欧洲史》（1932年）。1938年克罗齐完成了他的《历史作为思想与行动》<sup>①</sup>，对他的历史哲学做了较为全面深入的发挥。克罗齐这一时期的大量著述，共同的特点就是它们都渗透了克罗齐反法西斯的鲜明的自由主义立场。慑于克罗齐的巨大声望和国际影响，法西斯政权对于他的迫害从来都是有所忌惮；但不可否认的是，要在二十余年的法西斯统治下不断地从理论上批判和反对法西斯主义，克罗齐是表现出了巨大的道义力量和战斗勇气的。

1943年墨索里尼下台后，克罗齐不顾年迈体衰，积极投身于政治活动中。他倡议重建了1925年被取缔的意大利自由党，于次年当选为该党主席，并在共和国内阁中任职。1947年后克罗齐淡出政坛，在那不勒斯创建了意大利历史研究所。一生勤奋阅读、笔耕不辍的他于1952年11月去世。

克罗齐知识渊博，著述极丰，毕生著作达70余卷。20世纪上半叶，他对意大利思想文化的巨大影响无人可与之相比拟，葛兰西

---

<sup>①</sup> 此书英译本更名为《历史作为自由的故事》（Croce B.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5），与《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同为克罗齐历史哲学方面最为重要的著作。

曾经称他为“精神教皇”。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他的哲学著作就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西方各国风靡一时。在西方当代思想家中，克罗齐算是中国学界较早就熟悉的一位，这主要得力于朱光潜先生对他的哲学尤其是他的美学的大力介绍。时至今日，克罗齐的影响虽与半个世纪前不可同日而语，但他在美学和历史哲学领域的影响仍然是当代思想家中很少有人能相匹敌的。“直觉即表现”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都是学界耳熟能详的著名命题。一般认为，克罗齐与柯林武德同为当代新黑格尔主义的两大“重镇”。两人同为历史学家兼哲学家，又都爱好文学艺术而在美学理论上多有创造。柯林武德的美学和历史哲学尤其受到克罗齐的深刻影响。论者每每将克罗齐与狄尔泰、柯林武德并列为唯心主义历史哲学在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上半叶的三位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本文在研究克罗齐历史哲学的若干重要课题之前，先扼要考察一下他的哲学体系的渊源、基本面貌和特征。

## （二）

克罗齐学识渊博，思想来源极为庞杂。终生爱好文学批评而又在这一方面卓然成家的他，一直就非常喜爱那不勒斯的先辈乡贤——19 世纪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桑克提斯 (De Sanctis, 1817—1883)。桑克提斯虽然被认为是黑格尔派，但他并没有自己完整严密的理论体系。在实证主义思潮风靡西欧、席卷意大利思想文化界的时候，是他的影响促使克罗齐坚定了反对实证主义的立场，决定性地走上历史唯心主义的道路。

另一位对克罗齐产生了更大影响的那不勒斯人则是 18 世纪的维柯。他多次盛赞维柯，称他与康德、黑格尔同是近代最伟大的三位哲学家。对维柯著作的收集、整理、出版和研究，是他一生都在从事的事业。他的第一篇哲学论文是在研读《新科学》后完成的。



1901年克罗齐发表了《维柯——美学的第一个发现者》的论文，第二年便完成了他精神哲学的奠基之作《美学》。维柯认为想象(fantasia)乃是认识的起点；语言与艺术都是精神活动创造性的表现，二者本质上是同一的；艺术创作与艺术鉴赏不是两种不同质的精神活动，而是统一的；这些论点都在克罗齐的《美学》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构成为克罗齐美学的主要观点。维柯认为，人类能够认识历史，因为历史乃是人们所创造的。克罗齐认为这是哲学史上具有永恒价值的命题，维柯由此而复活了人类全部的精神生活<sup>①</sup>。在把自己的全部哲学归结为绝对历史主义(absolute historicism)时，克罗齐一反德国历史主义学派的传统，认为维柯才是真正的历史主义的创始人，因为维柯既肯定了历史乃是一个由想象而理性、由暴力而道德的进步过程，又看到了每一事件和人物都在历史进程中发挥了自己的作用<sup>②</sup>。如果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有着值得汲取的东西的话，维柯在这些方面也是黑格尔真正的思想先驱(尽管黑格尔大概并没有受到维柯的直接影响)<sup>③</sup>。他关于黑格尔和维柯的两部研究著作的完成，与他精神哲学体系的建立大致是同步的，这一点颇能说明问题。事实上，克罗齐1911年出版的《维柯的哲学》在被柯林武德译为英文后，很快在欧洲掀起了20世纪第一次研究维柯的热潮。

克罗齐是由于拉布里奥拉的影响而研究马克思的，虽然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热忱，由于他的“批判精神”并没有维持很长时间，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及由此回溯到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研

---

① Croce B. My Philosophy. selected by Klibansky R., tr. by Carrit E F.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51. 12

② Croce B. History as the Story of Liberty. tr. by Sprigge C.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45. 72

③ Croce B. What is Living and What is Dead of the Philosophy of Hegel. tr. by Ainslie D. London: Macmillan & Co. Ltd. 1915. chap VI